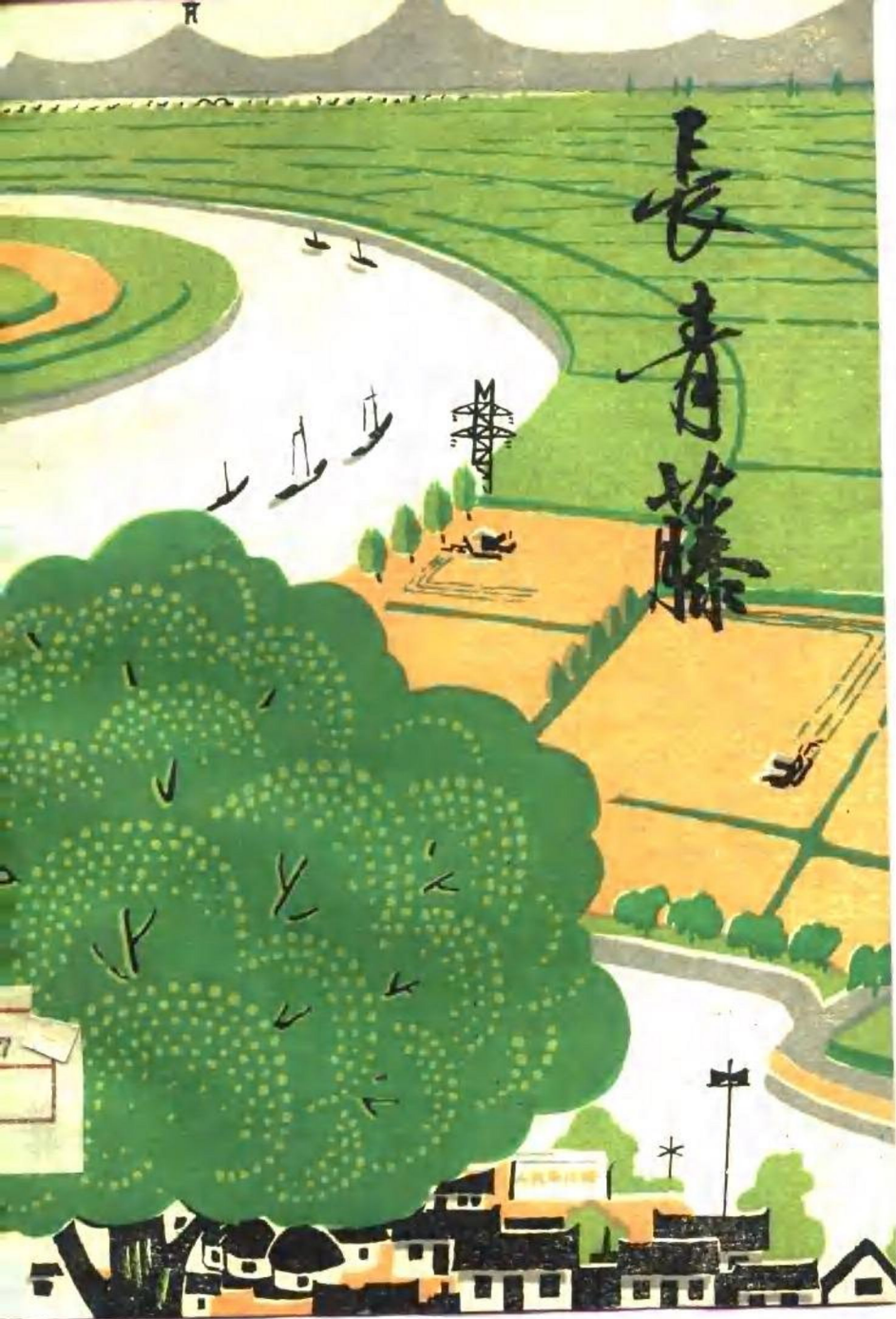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短篇小说集，共收作品十七篇。

这些作品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，抓住揭批“四人帮”这个纲，从不同的角度，歌颂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，描绘了人民公社丰富多彩的生活，刻划了人民公社各种类型的人物，展示了人民公社更加灿烂美好的前景。这些作品，时代气息较浓，构思出新，风格不一，语言也各有特色。

长 青 藤

短 篇 小 说 集

山东省革委文化局创作办公室编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79千字

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

书号 10099·1282 定价0.56元

目 录

过江记	牟崇光 (1)
静静的黎明	林 雨 (23)
护林人	张方文 (39)
访 贤	林音频 (59)
对 比	丁悦民 (85)
不作数的选举之后	崔连荣 (98)
长青藤	徐璧如 (114)
除 夕	李洪文 (133)
旭日东升	张翊翔 (152)
两朵红花	胡风景 (175)
胜仙林	朱希江 岳宗周 (187)
“愁”大娘和“酸”婶儿	赵 萍 庞瑞立 (200)
青春的脚步	林天佐 (211)
老嘎大爷	胡长坤 (227)
牛大叔	卢振中 (243)
队长不在家	李士田 (256)
为人造福的人	程宝田 (277)

过江记

牟 崇 光

仲秋天气，又是清晨，颇有几分凉意，细心的人，已经披上棉袄了。大王庄生产大队的大队长——郑立盛，却把褂子搭在肩头，单穿一件细纱背心，光着两只起棱的胳膊，蹲到第一生产队的场院角落上。他拧起眉毛，皱起眉头，思绪极不平静。偏偏远处又送来了哒哒哒、仓仓仓的锣鼓声。不必问，这是各大队向公社报喜的。报什么喜？当然是粮食过“江”了。不用打眼看，郑立盛就知道来的是哪个大队。

“哎哟，小石岭来了！去年还是全公社倒数第四名哩……”

“嗨！姜家沟也来了！去年还排在咱大队以后的第十名……”

大队长边听边想，不觉脑子乱成一团。这欢快脆生的乐章，反把他的心撩拨的不是滋味。他晃晃头，下意识要摆脱这些音响，便想起了抽烟，伸手往衣袋里掏烟末子，一摸，骂开了：

“妈的，这些顽皮孩子，就愿往我布袋里装石头蛋子！
他抓出一个，扔了，再抓出一个，又扔了。

正巧，石头蛋子飞在轻步走过来的一队生产队长赵喜明鼻子尖下。他象篮球运动员似的，架势一拉，双手一张，来了个狮子大张口，一个一个接住了。

“我说大队长，这是怎么啦？”赵喜明歪起头，不解地问：“你改行练开杂技啦？”

郑立盛一看赵喜明过来了，不觉心头一震，脸上掠过一丝难以捉摸的表情，好象急于想见一队队长，又象怕见到这个队长。他摇摇头，苦笑说：

“亲娘老子，淘气的孩子干的！”他又向赵喜明示意，“正好，我在等你。”

赵喜明在四个生产队长中是脑袋瓜最灵活的一个。有点小聪明，喜欢耍耍嘴皮子，常爱走个“捷径”，取得了个“哈哈”队长的尊称。他打眼一瞧，自己接住的原来不是石头，是两个鸡蛋！嚯，大队长当真改行了，玩起魔术来了！他一只手捏住一个鸡蛋，送到郑立盛眼前问：

“好大队长哩，你是在搞啥名堂？”

郑立盛细心一瞧，黑黝黝的脸膛变成了紫红。他用手挠挠后脑勺，甜津津地笑了。“三秋”大忙以来，他算是跟全大队五百二十亩土地粘上了。什么白天黑夜，哪管下雨刮风，吃没定点，住没准窝，奔波滚打在大田上。这鸡蛋准是今早回家装烟时，被人家偷偷装上的。

赵喜明从来不放过这样好的“哈哈”机会，知道是这个

情况，赶紧凑上前打趣地说：

“哎呀大队长，俺那新新嫂子对你呀，没有说的！管得厉害，亲得也叫真！”他把身子往前挪挪，神秘地道：“听说你俩在水库上恋爱时，还有一段惊险故事哪！是不是？”

“瞎说！”大队长认真纠正道：“故事在前，恋爱在后！”

“哈哈”队长作个鬼脸。

郑立盛瞪他一眼，伸手抓过一个鸡蛋，“见见面分一半，一人一个！”他剥剥皮，囫囵塞到嘴里，噎的直翻拉舌头。

“哈哈”队长心里发虚望着郑立盛的脸，看着他表情上的变化，两手把烟袋荷包送过去，说：

“尝尝关东烟，地道货，二大爷从松江河子刚捎来的。”

郑立盛推开赵喜明的手，板起脸问：“实产到底怎么样？就等你啦！”

“噢，”“哈哈”队长略有所思，装出糊涂的样子，说，“我也是急的慌，新新嫂子正在进一步核实哪！”他指指场院屋子，又看看大队长的脸，笑了，补充说：“有新新嫂子这块算盘，你就放心好了。”

“我放心！亲娘老子，你怎么能叫我放心？！”大队长表情冷漠而又焦虑，“你没有粮食，她能打出产量来？大队里另外三个生产队的产量已经出来了，虽说超的数字不大，‘江’还是过去了，全大队的过‘江’，关键就在你这个队

上了。我实底告诉你，你要是差到十斤以内，咱队还能将就过去；要是以外，哼！”

赵喜明清楚，“哼”的后面，是砸锅的意思，尽管大队长没说出来。

“就是就是……”“哈哈”队长脸色有些慌张。但这只是一霎，很快又恢复常态。

赵喜明知道，明天公社就召开庆祝过“江”大会，眼下不单单是大队长的两眼盯在他这个队上，全大队几百名社员的眼，也盯在他这个队上。而他这个队的产量，还真有点玄乎。那是因为：夏天，正是队里锄草灭荒的紧要时刻，他打发一批整劳力给建筑部门拉沙子，使庄稼受了影响。晚秋，他听说外县的骡马拉价，便带上队里一个懂几分蹄腿毛色的老汉，出了个远门，想捞个便宜。谁知牲口没买回来，却耽搁了五六天光景。走时匆忙，农情掌握不准，把一片偏青的玉米先安排砍了，大豆又晚割了一天，出现了爆粒。农时季节，经不起这样的闪失，一队的产量跟其它三个队拉开距离了。这个距离，越到产量逐步落实的时候，看的越清楚。论能说会道，赵喜明在四个队长中数第一，论说大话夸海口，也能拔个尖儿。这样的一位队长，要是全大队的过“江”砸在他手里，他那“脸面”，可就不知朝哪儿放了。所以当大队催报一队实产时，他总是往后拖，说是要进一步核计核计。他心里有数，不管怎么核计，不会变了，因为各种实物已经入仓归垛，早清楚了。他的心意不过是想用点小点子，走走“捷径”，而这种“捷径”一旦成功，既不费力，又能

光彩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以前他尝过这样的甜头。这不，刚才，他就是同小队会计梁秀朋——大队长新结婚不过一年的媳妇，在场院屋里再一次核算小队的产量。他几次委婉曲折地暗示梁秀朋能有点灵活性。譬如抛干折湿，瓜干转粮，饲料扣留……稍微动动脑筋，“江”边上那几斤粮食就出来了。谁知这梁秀朋别看人长得挺透灵，原来是个死心眼，算盘珠子不多拨一个粒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拿她没办法。赵喜明心里急，脸上还是笑哈哈地启发会计说：

“我说嫂子！今年的产量，咱小队是次要的，主要关系到大队的过‘江’，更关系到大队干部的脸面，你这算盘可重着哩！”

梁秀朋理理耳边的短发，抿嘴笑笑，眼望着“哈哈”队长的脸说：

“好队长哩，你对那条路走顺当了，是不是又想走？如今是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这个？”

一句话，噎的“哈哈”队长没喘上气来，咳嗽了几声，退出了场院屋子。他知道在会计这里是碰不动了。于是他想到大队长。他觉得，新夫新妻，枕头边的风厉害着哪！只要大队长开了窍，不愁会计不转弯。他正想去找大队长，不料大队长就蹲在这里。他决心在大队长身上下点功夫。当大队长问到他一队产量落实情况时，他特地含含糊糊地说：

“产量可能欠点火候……不过，生产队又不是银行，哪能刀裁的一样，就算有个短零缺角的地方，狗撕鸡刨，一干一湿，差别也就……”

郑立盛没有料到“哈哈”队长能说出这样话来，心里憋不住了，虽没吹胡子，却瞪了眼。十五瓦电灯泡似的眼珠子一亮，问：

“你这是说了些啥？气味不对嘛！昨天晚上我还领着大伙揭批‘四人帮’的流毒，主要就是批那个歪门邪道！你不在场？还是没受够那些坏杂水的苦头？”

“咳，你别急，”赵喜明拿出了他的软性子，“我不过是举这么个例子，又不干真的。去年上面指示学小靳庄，叫咱大队组织一百个人赛诗。可你把人全拉到地里比赛灭荒了，还向上面报了一百二，受到了头牌表扬，忘啦？”他的眼亮晶晶的，闪现着得意的光彩。

郑立盛的两眼瞪得更大，胳膊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，雷声雷气道：

“完全是两回事。那是‘四人帮’搞的一套鬼东西，本来就不得人心！还能算数？”

“好，不提这个。可不管怎么说，过不去‘江’，不单是我自己的事，对公社，对全体社员，怎么交代？”

郑立盛憋着气，心里想：“本来是该问他自己，倒问起我来了！”但他没有发作。因为，作为大队长，他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。只是说：

“过不去‘江’，要接受教训。不管什么情况，咱身子也要挺得直，脚步也要踩的正！得来实的！”

赵喜明也不上火，顺着大队长的话往下接：

“也不能说咱的步子歪了。咱也是在搞社会主义啊！”

“说的好听！”郑立盛忍不住了，嗓门大了：“可你在往里掺假！”

“也不是为我自己啊！”“哈哈”队长眨巴着眼，争辩着。

“不为你自己为谁？”大队长的嗓门放开了。

“我是为全大队，也为你！”

“胡说！”郑立盛忽拉一声立起来，身边兜起了一阵风，拉起了个吓人的架势。正在这一触即发的当口，送来了一个不轻不重的声音：

“少说句还能成了哑巴？”

平平静静的一句话，把大队长给制住了。他的嘴张了几张，还是把话咽下去了。说话的是梁秀朋。她从场院屋子往这边走，一边拍打着身上的尘土碎叶，用那很有分量的眼色看着郑立盛，轻声说：

“看您两个，亲兄弟似的，倒张罗起来了，也不怕人家笑话？”

郑立盛憨憨地笑笑，不好意思地道：“常打常闹的，说着玩的！”

“哈哈”队长看着，想着，嚯，好灵验啊！瞧刚才大队长的火气，要是派消防队来，最少也得两个救火车才能扑灭，可梁秀朋只三言两语，全压下了。他细细端详一下大队长的媳妇，倒是有出众的地方：圆脸蛋，短头发，眉眼端正，面色红润，上身穿了件绿底深条格布袄，下身穿了条学生蓝裤子，鲜亮，雅致，大方，利落。“哈哈”队长双手一

拍，笑嘻嘻地望着梁秀朋的脸说：

“不打不成交啊，新新嫂子！俺哥俩全是打出来的交情。小时候俺俩光着腚摸鱼，他摸大鲫鱼，我净捉些小泥鳅。后来俺俩就打仗，我把泥鳅往他篓子里一搅，再一分，两个人一人一半，什么都有了！”

梁秀朋“噗哧”笑了，剜他一指头：

“亏你说得出！该不是把刚才在屋里的气带到外面来啦？”

“哪里哪里，”“哈哈”队长象火烧了一般，摆着手说：

“你说的全是实理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……”

“要真是这样，”梁秀朋说，“我可要报产量了，这回能相信？”

“相信，相信……”“哈哈”队长说着，心里紧张起来，脸上渗出了热汗。

“还是那个数，咱队的产量离过‘江’差了十七斤！”梁秀朋说。

“啊？！”郑立盛眼前一阵发黑，昏昏胀胀，象从万丈悬崖上跌将下来，一腚坐到场院地上，大滴冷汗珠子从头上往外渗。他暗暗叫苦：“亲娘老子！怕什么，来什么……”

梁秀朋推推郑立盛的肩膀说：

“刚才公社又捎信催问产量落实情况，叫把能不能过‘江’的大杠杠定下来，好考虑发奖旗的名单。”

郑立盛慢慢抬起头来，脸上无光，眼里没神，生人一般

看看自己的媳妇。他心算了一下，全大队亩产不多不少差了二斤！这二斤，挪到平常，实在没有啥，还不够调眼药的哩，现在却成了关键！干了一年，攻了一年，拚了一年，结果没拿下目标来。有愧啊，不体面啊！没想到，没料到，差了二斤，搁到“江”这边了！他望着梁秀朋的脸，艰难地张开嘴，低声说：

“等一等我就……”

“哈哈”队长本来低头挂脑蹲在大队长对面喘粗气，猛地抬起头来，赶忙随和着说：

“对对！等一等就去……”

梁秀朋看着他俩，想说什么，又停住了，转身走了。

“哈哈”队长看看梁秀朋走远了，凑到郑立盛脸旁，很沉重地低声道：

“要是差多了，没说的，咱服；就差这么一点，我有点那个……”

大队长的火火烧火燎的，没好气地给了他一顿白眼珠子：

“你有点哪个？当初数你叫唤的凶，如今就砸在你手里。这回我倒要看看，你是爬着走还是立着走吧。”

“哈哈”队长不觉打了个冷战。他明白，这是大队长在揭他的短。他即刻想到“三秋”开始的情景。“三秋”战幕一拉开，大队长除了在全队社员誓师大会上作了布置外，又特地把四个生产队长单独召到面前，作了简要动员。话语不多，却落地有声：

“亲娘老子！到了见血的时候了！今年的粮食产量，是红是白，是赢是输，是过‘江’还是搁到‘江’这边，就看咱们这一锤子了！去年有‘四人帮’的干扰破坏，谁抓生产谁遭殃，谁搞生产谁倒霉，真是有脑不能动，有手不能用，有话不能说！不用说，粮食过‘江’，掳了！今天，‘四人帮’被粉碎了，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，手脚解放了，张开翅膀了，可以甩开膀子干了！大话可是咱们抱成团说的，老支书是咱们一起扶上主席台表的态。咱都敲敲脑瓜子想想，当初说了些什么大话，俺？”郑立盛双手插腰，两脚并立，脸色比决战前的将军还要严峻。

其它三个队长都闭着嘴，静穆地立在那里。只有赵喜明，大咧咧地开了口：

“请大队长放心！要是今年过不去这‘江’，我就爬着走！这不，我把支眼棍都准备好了。不信你看，”他把捅烟袋的草棍一掐，左手把眼皮一扒，真象变戏法似的，把两张眼皮撑开了：“‘三秋’不结束，我这眼皮也不打算合上了……”

.....

这时，“哈哈”队长望着郑立盛气鼓鼓的样子，叹口气，和解地说：

“别哪把壶不开单提哪把了，谁能没有点差错？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咱还得想想眼前怎么办？明天公社开庆功大会，大话咱春天就说出去了，要是咽回去，丢人现眼是小事，影响的面大啦！公社对过‘江’的队，化肥、机器都是另眼看

待，你还不知道？”

大队长伸手从布袋里掏烟末子，卷起烟，抽着，脸色很庄重，说：

“老支书去县党校学习前，把这副担子交给我了，咱的脚步可要迈正当！歪门邪道咱不走，弄虚作假咱不干！咱不能一面揭批‘四人帮’的流毒，一面还让它的流毒往心里钻！”他重重地看了一眼“哈哈”队长，“唯一的法子，是多摔几把汗，让每亩地多出几斤粮，可又晚了！”

“哈哈”队长顿足捶胸，痛苦得无地自容。悔恨地说：

“咳！早知今日，我就是用手撮，也撮出这点粮食来！”

大队长心里，也象塞了一窝小老鼠，百爪挠心！人民公社社员，不能为国家多提供一些粮食，心情上怎么好受？

忽然间，他耳朵眼里又嗡嗡响了起来，渐渐地，变成了锣鼓声：仓仓冷仓以冷仓，仓仓冷仓以冷仓……

赵喜明观察着大队长的脸色，仍然想作一番努力。他往前凑凑，把嘴贴到大队长脸上，商量般地问：

“咱把明年的产量提上点来行不行？”

大队长脸色铁青，几乎要发怒了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越说越走弦！”

赵喜明又沉默了，掏出烟袋来抽烟。或许烟能帮助他摆脱当前的困境。抽了一会，他的眼睛又亮了，轻轻拍拍大队长的肩膀，悄声说：

“你别急，说错了算我没说。咱一不虚报，二不捣鬼，

三不违犯政策，行不行？”

“哼！”大队长白眼看看他，“没听说，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！”尽管这么说，他还是侧起耳朵，想听听“哈哈”队长有什么名堂。

“哈哈”队长也感到再不能迟延了，赶快把自己的最后一手拿出来。他道：

“我说大队长，咱俩可是从小光着腚一块长大的，我的脾气你知道，向来是实话实说。一队影响了全大队过‘江’，我有责任，但外面并不知道是一队还是二队，人家是说大王庄大队怎么怎么样。那会对咱大队产生什么看法？什么舆论？一想到这些，我就豁出去了。我说大队长，如今咱们谁家没有个三头几百的余粮？我跟几个队长串通串通，俺包下来，补上这个窟窿。你也不能太叫真啦！”

郑立盛眯缝起眼来，仔细打量赵喜明，好象不认识似的。他伸手从“哈哈”队长手里拿过烟袋荷包，顺口道：

“亲娘老子，尝尝你这关东烟。”他抽着烟，脑子在比较、衡量赵喜明的话，然后摇摇头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：

“你说不违犯政策，我看是一平二调！”

赵喜明着急了。如果这一着棋还不行，他的招也完了。赶忙说：

“咱是干部呀，自愿的，又不是对群众。”

大队长笑了。他笑“哈哈”队长毕竟还幼稚、简单，竟能说出这些话来。他说：

“政策是普遍的，一致的，亲娘老子，没听说有的政策

对干部，有的政策对群众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“哈哈”队长有些失望了。他心想，以前类似的情况，凭着他的小点子，都能平平安安地过去，这一次算是碰到茬口上了。他两眼望着大队长，看他的思绪往哪里转化。

大队长心里很不平静。鼓了一年劲，摔了四季汗，要是差多了还好，就这么一点，确实噎的慌！他所以能等待“哈哈”队长晚报产量，也是设想能出现一个好的结果。听到“哈哈”队长这最后一招，他脑子里真的闪开了一道缝。他觉得“哈哈”队长这一招，稍加修改，就能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。他跟“哈哈”队长的思路碰到一起了。他认真思考了一霎，决策般地道：

“你可以跟几个队长通通气，每人扛出二百斤来足够了。我也算个股。粮食直接入到你们小队库里，让保管开出实物收据。会计那里，可不要马虎，就说在西晒场晒粮时撂下了几麻袋。千万想着，咱的口径要一致，亲娘老子，不然就砸了。从明天黑夜起，咱扛上大镢到西面坡的松岚里去开荒，明年的还粮就从这里出。怎么样？”

嚯！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！“哈哈”队长脸上开了花。他伸出大拇指头，称许道：

“好大队长哩！高！我算服了你了！不过你那个股不要入了，我们几个多扛几斤就够了。新新嫂子那里可不是好惹的，你只要能把她那关遮挡过去就行了。”

“好，就这么办。”大队长“腾”地一声立起身来，拍

拍屁股，说：“你快去张罗，晌饭前办妥，我这就到公社去报信去！”他把袄一抡，搭到肩上，大步流星地走了，脑子里不知不觉地响起了那欢快的锣鼓声：仓仓冷仓以冷仓，仓仓冷仓以冷仓……

郑立盛又喜又恣。从公社回来，心境是那么欢畅、明快，竟然在联中操场上撂了一会篮球，这才想起肚子饿了，该回家去了。他思索着，这回可要美美地吃顿应时饭了……不知不觉，随口哼起了小曲：

老汉我今年八十一，
又是乐来又是喜，
今日“过江”得胜利，
明朝上台领奖旗……

梁秀朋正在院子里往竹竿上晾衣服，听到郑立盛的歌声，抿嘴笑笑，腮上露出两个若隐若现的酒窝。她回过头来，张起那双水汪汪的眼睛，问：

“什么事乐成这个样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大队长摆摆手，“平平常常，没沟没坎，一般化！”他又望着媳妇，问：“我可是真饿了，咱吃饭吧？”

梁秀朋只顾晾衣服，不反对也不应承。她从脸盆里提起一件，两手一抖，细蒙蒙的雾气扑到郑立盛的脸上。随即温温和和地说：

“看你，裁缝掉了剪子，光剩吃（尺）了！进门不问别的事，你当这是公家食堂，饭菜那么现成？”